皇清經解

仁18
478
77

478
77

春秋左傳注疏考證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卷三十一

會吳于柤注柤楚地○按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吳於此乎杜云楚地由後遡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是柤即近偪陽之地既會于柤即滅偪陽耳傅陽故縣今在嶧縣南柤即嶧縣洲口也

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疏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按禘者二字應是衍文

傳生秦丕茲○按丕茲即秦商也史記孔子弟子傳秦商字子丕鄭康成曰子丕楚人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秦商魯人字不慈家語是也丕不字通茲字訛慈耳鄭以爲楚人非也

傳臨於周廟禮也〔疏〕魯衞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按諸侯不得祖天子自是正禮魯之有周廟乃後人僭立託言王命所賜耳不得謂之正也劉敞曰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僭而立公廟左氏不知遂眞謂禮豈不誤哉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祖廟同宗於禰廟於義足矣此論甚確

卷三十二

傳晉國以平數世賴之○按傳倒言讓善之效耳自僖衰推讓而霸業以興自處父改蒐而禍連數世此復有相讓之事故可稱耳不然明年伐秦即已將佐不睦遷延無功況數世賴之乎

傳姜戎氏〔注〕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按戎種不一姜戎是四嶽姜姓之裔故曰姜戎陰戎是允姓之後以其同惡故並徙之瓜州晉惠公並誘以來耳非姜戎又別爲允姓也杜注似非又瓜州地在今燉煌按漢書地理志敦煌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顏師古注曰即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

傳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注〕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按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爲罃子盈爲朔子朔早卒未及爲卿於傳文爲甚順但其祖首既謚莊朔又謚

莊則誤耳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爲朔弟也

傳瞽爲詩〔疏〕瞽陳曲○按曲字今本國語作典非也以是疏瞽

陳曲證之則曲字是但古人言詩歌不言曲言曲蓋始於此詩

譜亦作曲

傳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按杜

不見古文疑遒人徇路類於輶車之采風故注爲行人之官也

傳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疏〕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公

也○按上既有世胙大師之文則此句正言桓公匡正之功耳

疏未確

卷三十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溴梁戊寅大夫盟○按杜注以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

故遂自其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卽上諸侯大夫

可知非也公羊穀梁並謂政在大夫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注〕弁縣東南有桃虛○按弁縣卽卞縣也

卞弁古通用後漢郡國志魯國卞縣注卽引此注

傳晉人執衛行人〔注〕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按漢書

地理志上黨郡長子師古注曰讀如長短之長屯留師古注曰

屯音純晉志亦作屯留唯此作純

傳右回梅山○按注在滎陽密縣東北後漢郡國志河南尹密

縣有梅山注引此注作在縣西北未知孰是又魚陵魚齒山注

在南陽雉縣北而郡國志潁川郡襄城有汾邱有魚齒山注引

此注蓋讎縣與襄城連界也

卷三十四

公至自伐齊○按賈逵謂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於義爲得

孔疏辨之未當魯於是役倚晉成功至作林鍾以銘勳其以伐告廟又何疑焉劉敞曰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義甚明確

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注〕顏懿皆二姬母姓○按姬卽姓顏讎當是其氏族耳注謂皆二姬母姓不知何所本也又仲子戎子注云皆宋女按晉獻公小戎子生夷吾則戎有姓子者不必宋女稱子也

傳得罪於王之守臣〔注〕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按杜所以言范宣子者以管仲語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明見於傳文也

宣子之祖士會王以黻冕命將中軍義同國高

卷三十五

傳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注〕少正鄭卿官也○按鄭有六卿其司徒司馬司空皆見於傳有太宰官而非卿石奠是也少正爲卿官尊傳上下惟見此文是時子產之位在四其上爲子展子西伯有見二十六年傳

傳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注〕石孟石奠○按石奠與良霄以十一年如楚爲楚所執傳在會蕭魚之前至十三年冬楚人始歸良霄于鄭石奠之計也此傳言歸而討之似蕭魚會後鄭卽朝晉十二年春歸國卽討子侯石孟石孟似又是一人非石奠也必以石奠實石孟則所謂子侯者又何人乎

〈傳〉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注〉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按史記索隱引系本云栾父生庚庚生偃偃生吳又曰首生罃罃生朔朔生盈並是四代則知盈與中行吳是再從兄弟也

〈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疏〉服虔以東陽爲魯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按孔疏既知服虔以魯東陽解晉東陽之非又云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是仍以魯師解晉師矣傳下文明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與趙勝所帥東陽之師並無干涉疏文自相矛盾又何以糾服虔之失也尋按文勢必係從來刊本之誤疑疏元文當云服虔以東陽爲魯邑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謬之甚矣

〈傳〉臧賈臧爲出在鑄○按十七年傳高厚圍臧紇於防郤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穿窬而逃齊師送之而復是賈於紇爲卿之後亦嘗還魯矣紇奔邾時賈又在鑄耳

〈傳〉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劉氏出自祁姓劉累事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封爲杜伯至宣王滅其子隰叔奔晉爲士師生士蒍蒍生成伯缺缺生士會

卷三十六

〈傳〉侍人賈舉〈注〉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按下賈舉與州綽等同及於難齊勇士也故此加侍人以別之凡史文於姓名相同之人必用辨別史記韓信及韓王信是也

卷三十七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按監本晉人訛晉侯別

本亦然按傳明曰趙武不書尊公也不書者貶之稱人使與宋向戌及曹人一例也孔疏甚明今改正

傳吾所能御也○按此御字音義云魚呂反則卽禦字故杜注訓爲止

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注蓋請之於王○按趙汸曰晉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於王則鄭伯自賜之可知杜說非也按杜所以言請於王者以此傳先路次路與王賜叔孫豹大路賜鄭子蟜大路以葬二文同耳豈知路車冕服本隨命數春秋諸侯僭妄固有不請命而賜其臣者乎魯賞晉諸帥以三命再命之服襄公賞公治以冕服晉悼賞魏絳以金石之樂衛賞新築人以曲縣繁纓豈皆一一請之於王趙氏糾杜之違是

也

傳四曰韻遇王子弱焉○按楚旣僭號稱王則其子亦必僭稱王子惟與列國會盟王子仍稱公子經傳所書楚公子某是也其在本國臣民自皆稱爲王子此傳是以前言公子圍後言王子圍

卷三十八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按豹不書族自是蒙上文會盟祇同一地也左氏以爲違命穀梁以爲恭襃貶不同要皆過當

傳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按豹以違命去族此左氏之曲說也賈逵服虔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孔疏謂杜善解左氏可也卽謂賈服皆背左氏亦可也若謂賈服異孔子之經豈其然

乎按劉敞曰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今令出季氏而謂不可違非也此論甚明

傳崔宗邑也○按唐書宰相表曰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爲崔氏可爲宗邑之證

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按文十一年爲乙巳歲此襄二十七年乙卯歲也文十一年傳稱正月甲子而杜改作三月者一從夏正一據周厤也

傳公膳日雙雞○按公膳二字連讀卿大夫在朝之公膳猶六朝之食唐代堂餐也昭四年傳注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疏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又引此傳以證之是也

卷三十九

春王正月公在楚○按事勢有漸書襄公在楚卽昭公在乾侯之漸也昭公之辱始於襄公而意如之惡又甚于宿

傳遂使印段如周○按魯君至親遽楚喪而於王室不遣卿大夫名義尚可問乎傳記印段如周見鄭之卑衰周於晉楚也又見魯之但知有晉楚并不知有周也

傳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注〕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按文義當云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吳世家引此注作故未大是也各本俱衍一衰字

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按下文韶箾箾音簫疑此箾亦應同之注雖無明文但云舞所執則簫亦可執也陸氏於此音朔與下不同必有所據今不可考又吳世家注引賈逵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又疏詩云維清奏象舞○按詩云應作詩序此引序不引詩也

傳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按吳世家注引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雖有他樂吾不敢請杜注蓋用其說也

卷四十

傳高其閈閎音義爾雅云衖門謂之閎○按郭璞注爾雅引此傳曰閎長札卽門廡也與杜注異

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疏）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按升延陵爲大夫文義不順疑當作居延陵爲大夫○又（疏）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按吳世家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其說曉然又按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顏師古注曰舊延陵漢改之又沛郡下蔡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蔡昭侯於此然則夫差以前爲季札食邑矣

卷四十一

傳夏有觀扈○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又東郡畔觀注應劭曰夏有觀扈後漢郡國志衞本觀故國

姚姓

傳商有姚邳○按竹書紀年商外壬元年姚人邳人叛當卽此

傳周有徐奄○按地理志臨淮郡徐故國盈姓後漢郡國志魯國古奄國

傳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按濮在楚西南今爲雲南之地春秋時曰百濮蓋蠻人非一種也國語曰叔熊逃難於濮則楚之先世早有竄入其地者

傳宣汾洮○按洮水釋例闕不知所在水經曰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泰葭谷酈注曰涑水出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洮水出清野山西流合涑水子產曰臺駘汾洮之神也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然則涑水殆亦兼洮水之稱乎按後漢郡國志曰聞喜有涑水有洮水亦其證也據水經注則洮水卽涑水矣杜於前傳涑川注曰涑水出聞喜至蒲坂入河必是疑洮水與涑水不同故闕之

卷四十二

叔弓如晉注叔弓叔老子○按各本俱有此注但杜注例前文已見者後不重出叔弓於襄三十年如宋葬共姬注已曰叔老子矣是以上年帥師疆鄆田不重注也此注五字疑是後人校刻時添益耳

傳執諸中都注在西河界休縣東南○按漢時中都縣屬太原郡後漢郡國志引此傳及注曰界休縣南中都城是也

傳欒郤晉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注八姓晉舊臣之族也○按欒郤等皆氏族非姓也杜注謂八姓稍未檢原氏卽先氏也續與狐同宗而各爲氏

傳四嶽〔疏〕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按三代以上衡山亦稱霍山是一山二名如泰之名岱耳漢武以後即祀南岳於潛霍後人遂稱潛霍爲南岳焉是二山而一名矣江北湖南相去千有餘里謂潛霍即三代時之衡霍可乎

傳陽城〔注〕在陽城縣東北　大室注在河南陽城縣西北○按杜注之例郡縣名不重見此陽城縣河南郡所統也於陽城下應曰在河南陽城縣東北於大室下應曰在陽城縣西北各本相沿誤也

傳中南○按書禹貢詩秦風史記漢書皆作終南

傳康有酆宮之朝○按楚世家作豐宮注引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

傳使三官書之○按周制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當王朝之半漢世承之遂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官矣

卷四十三

苗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按牟婁杜氏不注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已注也

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按杜解十時十位即用七年傳荀尹無宇所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士皁輿隸僚僕臺者也彼傳云天有十日故以甲至癸解之此傳云日有十時就一日言下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故以雞鳴夜半等配之

傳自郊勞至于贈賄〔疏〕據大行人上公三勞云云○按所引大

行人惟上公三勞一句耳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卿勞于遠郊主君自勞于近郊並非彼注而文義亦晦大約三勞之目賓及境一也及遠郊二也及近郊三也惟近郊君自出勞其餘使卿大夫

〔傳〕火如象之不火何爲〇按漢書五行志引此作火而象之蓋古人如而二字通用也志又引劉歆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與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不書於經不告魯也

卷四十四

〔傳〕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〇按此楚刑書也其後莊王用令尹蒍敖擇楚國之令典當又從而損益之至戰國時懷王尚使屈原造爲憲令楚人之於刑也亦可謂慎重者哉

〔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〇按四月日食於降婁之初是夏時二月可爲周人改月改時之證若不改時當云春四月矣

〔傳〕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疏〕家語本姓篇〇按宋氏公熙氏應作滑周生世子勝唐書宰相世系表作世父勝金父生皋夷父今本家語作睪夷父又按滑公熙史記宋世家滑公名共其弟陽公名熙

〔傳〕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注〕根牟魯東界〇按魯東與齊吾二國接連其西境則鄰宋衛衛當正西近北宋當其西南也此爲齊南爲鄰滕薛諸國此傳不唯見魯衆之大數卽土地廣輪之大槩已舉

卷四十五

傳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按后稷封邰故詩曰即有邰家室其地即漢右扶風之斄縣斄即邰字故師古注曰讀與邰同音台也各本作釐城誤讀陸氏音義知自唐時已然矣又按杜注謂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此語微覺未檢周於夏世安得境土東至河東之魏乎傳舉后稷以至文王舉夏初以至商末故言五國皆封內耳

傳邑濮楚鄧吾南土也〈疏〉唯濮爲遠夷耳○按武王伐商微盧彭濮與庸蜀羌髳微盧在江漢之間故周初聲教遠及西南濮人早從義師矣

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按此傳之注及疏皆原本劉歆春秋說按五行志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又按下文歲五及鶉火杜亦全用歆說

傳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按杜解五大引古五官與傳上文所引子元管仲不類疏中引賈逵鄭衆之說與傳相合勝於杜注

傳遂入昔陽疏昔陽今屬廉州○按唐志廉州武德元年置貞
觀元年省屬鎮州或疑廉州字誤非也
傳對曰與君王哉○按此子革語也楚世家作析父對曰讀左
傳而誤者也
卷四十六
傳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按楚世家作入於大縣
傳平王封陳蔡疏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九年傳云遷城父人于
陳一段○按各本皆同但推尋文勢脫許遷城父一節則下所
云遷邑復還者無根矣或疑九年之下脫去許遷於夷四字傳
云之下脫去實城父三字
傳行理之命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按古字理李通用行理
之命即行李之命也
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注一段○按五年傳曰遺守四千
是言以十縣之千乘攻戰也今甲車四千乘則晉人遺守者尚
一千乘
傳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按平邱之會不敘三軍以
將佐無所改而知躒之佐下軍又見於前傳也此傳荀吳以上
軍則佐上軍之魏舒亦在矣
卷四十七
傳叔弓涖事○按公羊穀梁皆以為方祭而聞叔弓之卒遂去
樂卒事是叔弓卒於家也左傳所載梓慎之言又明言涖事籥
入而卒則卒於祭所矣君之去樂卒事不亦宜乎凡敘事以左

氏爲實

傳唐叔受之以處參虛○按傳凡言虛必係古人言之如顓頊之虛少昊之虛是也惟此一文以天星之分野而亦言虛又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與此正同

傳故曰籍氏疏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按晉僖侯名司徒後遂諱之然則籍氏之司徒公必在僖侯之前

傳子羔賦野有蔓草注子皮之子罃齊也○按子皮卒後其子復爲上卿在子產之上前傳所謂展氏爲上卿者也子產位在次卿而執國政故下文曰使五卿皆拜

傳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按晉六卿彊而公室弱誠如子服昭伯所言但意如與晉六卿同惡相濟其跋扈傲上正喜公室之

卑可以縱肆耳謂昭伯幼惡識國蓋出君之心已萌於此日哉

卷四十八

傳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按魯是少皞之墟鄉又少昊之裔故問之

傳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按南正北正及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之官分掌天地木火土金水皆始於高陽氏所謂命以民事也

傳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按俗讀有星孛於大辰爲句西及漢爲句非也當以有星孛於大辰西爲句注疏甚明又按漢書五行志引此傳劉歆說曰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

傳其星爲大水○按心爲大火書傳多用之營室爲大水見於此文而已

卷四十九

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注〉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按漢書律厤志昭公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杜注所本也又按是年歲爲己卯

傳聊攝以東〈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按漢志聊城縣屬東郡後漢志聊城有聶城引左傳聊攝是也又於樂安國蓼城注引杜預曰縣東北有攝城不亦誤乎聊城之西卽衞地所謂齊西界也

傳七音〈疏〉其年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按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一句理不可解其日卽二十八日戊午日也合宿者合朔也此日之月旣與日會何以爲二十八日乎且旣合於房五度矣又何以後三日辛酉朔復會於箕十度也觀下言辛酉朔日月會於箕十度則知此句言戊午之夕月實在房耳日並不在房也豈惟不在房亦並不在心而在尾也戊午之日日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月行一日夜過十三度則二十九日己未之夕在尾九度晦日庚申之夕在箕四度故至辛酉朔旦與日會於箕之十度爲南斗之前一度故曰辰在斗柄也推尋文義似應作其日之夕月宿房五度

傳季前因之〈注〉季前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疏〉此相傳說也○

按漢書地理志曰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崩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此卽杜注所本非相傳說也

卷五十

〈傳〉天王將鑄無射○按漢書五行志引此作將鑄無射鍾鍾字蓋漢志所自加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按成周去王城四十里漢之河南縣周公所城雒邑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陵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之雒陽縣周所謂成周也

〈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按左氏敘次俱以官爵爲先後十五年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稱躒爲伯氏談爲叔氏是籍談爲大夫也此傳及後十二月皆敘籍談於荀躒之上豈談此時已爲卿乎晉之六卿皆在又不見有爲卿之文何也

〈傳〉愼其四竟猶不城郢〈疏〉如楚世家云武王以上未都於郢○按楚世家文王熊貲始都郢又按漢書地理志云文王自丹陽徙此

卷五十一

〈傳〉嫡至自晉尊晉也○按嫡以前年見執此經蒙前文故不書族非尊晉也

傳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按禆竈之占不如子產梓愼之占不如昭子則知術士推以術不如士大夫推以理也

傳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按各本俱作文武之世非也史記魯世家及漢書五行志俱引此作文成之世史記集解引賈逵曰文成魯文公成公尤其明證賈卽注左傳之一家也今改正

傳公使屬孫逆孟懿子○按公不使人迎叔孫昭子以昭子如闕未歸也使昭子在則司馬懿戾必不敢助季氏而孟氏亦必從公矣

卷五十二

傳處於鄆言魯地也○按諸侯於其境內皆可言居書處於鄆所以別於三十年以後之書在乾侯也

傳王次于滑疏襄十八年楚人伐鄭傳稱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按公子格之上似應有爲子馮三字疏不應偏舉一人

傳攜王好命疏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按此言文公乃文侯非重耳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注故書名罪宛○按傳言卻宛之冤則宛無罪

傳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疏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按吳謂中原諸國爲上國晉亦其一也

傳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按祁氏羊舌氏之滅晉之公族盡矣

史記晉世家曰六卿欲弱公氏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可謂直筆矣滅祁盈始於知躒知氏子孫卒見滅於趙魏韓敬謂無天道哉

傳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按十縣中而知趙韓魏之餘子居其四則四卿之專晉國始於此矣

傳豎將軍食之而有不足疏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元始於此○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將軍秦官是未深考耳

卷五十三

傳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疏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降不降弟帝扃扃子帝廣也○按此疏據帝王世紀也若夏本紀少康子帝宁即世紀之帝杼杼子槐不作帝芬芒子帝泄不作帝世不降弟帝扃不作帝扃子帝廣不作帝廣即金履祥前編亦依史記也

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注合爲四○按夏本紀言天降龍二有雌雄當是用此傳而忘其爲各二耳

傳以更豕韋之後○按夏本紀作受豕韋之後集解引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

傳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疏杜以少皞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按如杜說則木正等官皆在顓頊之世與郯子所言顓頊以下命以民事者合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按此聖人特筆注但作釋不朝正於廟非也

傳非公且徵過也○按左氏不知君臣大義宜爲公羊家所排夫昭公無道失國何待經書所在而後見乎不言經嚴名義以警亂臣但言非公徵過謬矣杜注孔疏抑又甚焉

傳入郢必以庚辰注庚午有變日在辰尾○按監本作庚辰有變誤也杜言史墨所以能知入郢必是庚辰日者以今年日變始於庚午則後之入郢必以庚日干也今年日變在辰尾則後之入郢必以辰日支也

傳晉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注所以崇文王之德○按東都之作專爲會朝則崇文德乃對武功言不必曰

崇文王之德也

卷五十四

元年春王○按定無正月則此春王連下文三月爲句也注家解所以無正月之故截此二字疏亦從之其實當連下讀

傳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按釋例土地名謂豫章爲淮南江北地甚確且與巢當亦不遠也

傳晉荀寅求貨於蔡侯○按晉自平公以後其卿大夫皆貪求賄賂致失諸侯與楚囊瓦何異哉范鞅荀寅穢跡尤著宜乎先四族而亡也

傳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注毛叔聃也○按傳既曰聃季爲司空矣謂之無官可乎不數曹叔振鐸而數毛叔聃此不可解孔氏

揣杜氏之意謂叔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亦未可信

傳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按申包胥戰國策謂之芻冒勃蘇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芻冒勃蘇顱熼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踦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崔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卽此事也

卷五十五

傳奔楚爲堂谿氏○按後漢郡國志汝南郡吳房有棠谿亭

傳於是乎遷郢於都○按郢卽漢時南郡之江陵都卽若縣後漢以爲都縣者也漢志若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顏師古注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是也

傳魯於是始尙羔○按晉范鞅將中軍是上卿趙鞅荀寅蓋上下軍將下卿也唯上卿執羔餘俱執雁以晉例魯則唯季孫可執羔叔孫孟孫皆宜執雁耳

卷五十六

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按祝其縣漢屬東海郡後漢郡國志曰祝其春秋時曰夾谷

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按自絳至河內不必三月邰意茲不過言絳都整頓車馬必淹滯多時而後得出三月邰言其久也

傳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按自此范氏中行氏出惟存知趙韓魏四家而分晉之勢成矣梁嬰父范皐夷之代荀范傳不言

疑爲卿而不久也

傳越子勾踐禦之○按史記越世家曰允常卒子勾踐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則定十四年卽勾踐之元年也

卷五十七

傳邑諸綸○按後漢郡國志梁國虞有綸城少康邑

傳而越大於少康○按伍員所以引夏少康之事者以越爲少康之後也會稽之甲楯五千大於一成一旅多矣

傳取棘蒲○按杜氏不注棘蒲所在漢功臣陳武封棘蒲侯注家亦不知所在也

蔡遷于州來○按州來卽漢之下蔡縣也地理志云沛郡下蔡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此後四世矣

齊竟爲楚所滅

傳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注)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疏)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按古者縣大郡小以縣統郡此文是也至戰國以後乃更以郡統縣杜佑通典曰春秋時縣大郡小至戰國則郡大而縣小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

傳下卿之罰也○按此役簡子將兵必已爲上卿故其自誓以下卿之罰

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按漢書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是服虔所本以爲說也

傳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按皋夷即知韓魏所欲以代范氏者也使知躁猶在鞅必不敢殺皋夷傳於定哀間記事甚略是以知躁之卒知瑤之代皆無明文

傳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注命大夫別縣監尹○按注不過言蔑以命大夫監治陰地耳非從楚之官名爲尹也尚書立政曰三亳阪尹此監尹之說也孔疏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謬矣晉大夫肯從楚官名乎

卷五十八

傳出萊門而告之故注魯郭門也○顧炎武曰知錄曰定九年杜注曰萊門陽關邑門按陽生此時爲出魯城共謀杜云魯郭門是也不得以彼注難此又按八年傳言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即此萊門也安得曰陽關邑門乎

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按晉書地理志曰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見於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百三十九知其所居三十一國盡亡其處按此總論經傳中所載國名耳至哀公時國之存者原不過數十也

齊人取讙及闡注闡在東平剛縣北○按各本同誤東平無剛縣當是剛縣之訛剛縣前漢屬泰山郡地理志曰剛故闡注應劭曰春秋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後漢改屬濟東國故郡國志於剛縣下引此傳及杜注可證

傳盈水名也子水位也疏○按趙世家本文惟趙氏之先與秦

共祖二句耳其伯翳以下皆孔疏約世家本文自爲序次較本文更明晰但各本俱作其伯翳後世爲盈泄此則刋刻之誤秦趙二國其先並無名盈泄者也今從趙世家訂正改曰伯翳後世爲蜚廉

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郔○按此邾子卽太子革上年爲吳人所立者也

傳冉求帥左師○按季氏孟氏分將左右二軍孟懿子不親將而使其子季康子不親將而使家臣則知魯人之怯左師已捷齊師已遁冉有請從而季孫勿許傳言魯之不振

傳魯人以幣召之乃歸疏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按史記孔子世家作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蓋三人實小人康子用冉求之言故逐三人而聘孔子也孔疏作使字則是康子使三人以幣聘矣

卷五十九

公會吳于橐皋注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按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皆作浚遒晉志作逡遒蓋前漢浚遒及橐皋二縣並屬九江郡後漢省橐皋入浚遒晉又改爲逡遒屬淮南郡耳

西狩獲麟注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疏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按龍鳳白虎元武於天文各占七宿而麟則應中央軒轅大角二星也然觀公羊疏緯書言麟錯雜不一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按自此以下皆傳補經也各本俱與經平寫唯舊本比經文低一字甚是今從之又按杜注以下皆魯

史記之文恐不如賈逵說是弟子所記

傳闕止有寵焉注闕止子我也○按齊世家全用此傳文而於田敬仲完世家則曰子我者闕止之宗人也離闕止子我爲二人誤矣

傳逢澤有介麋焉注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按滎陽二字似衍漢志本文開封逢池在東北耳漢時開封屬河南郡晉始屬滎陽郡似不得以晉時郡名混入漢志也

傳公孫宿以其甲兵入于嬴注嬴齊邑○按漢志泰山郡有嬴縣即此地也齊之南界邑

卷六十

傳國子實執齊柄○按此時陳氏專齊久矣如此文所云則國氏尚爲上卿但政權一歸陳氏耳高無丕於十五年奔北燕於二十三年又帥師禦晉師則高氏亦仍爲上卿矣

傳見人登昆吾之觀注今濮陽城中○按後漢郡國志曰東郡濮陽古昆吾國

傳盟于平陽疏高平有南平陽縣○按監本作高平南有平陽縣非也唐時無高平郡疏蓋言晉時地也南平陽三字縣名至北齊始省今改正

傳知伯曰注簡子舍適子而立襄子疏趙世家云孤布子卿見簡子○按史記本文作姑布子卿集解引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則疏應作姑布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三終

嘉應溫心源蒼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四

學海堂

春秋公羊傳注疏考證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序傳春秋者非一疏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按陰豐當作冷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王彥而有王亥卽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書賈逵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

原目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証之則本十

二卷隋志作十一唐志作十三皆筆畫之誤耳但今注疏本作二十八卷不知分自何人

疏長義云隱公人臣而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按疏引賈逵所作長義據左氏以難公羊者也公羊家妄誕不經莫如以春秋當新王黜周王魯之說賈逵闢之是也

卷一

元年春王正月傳君之始年也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按董仲舒曰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按董子解經明白純粹如此何有于有形無形上無所繫云云如何氏所說乎

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按天子稱元年于天下諸侯稱元年于其國春秋本是魯史自書魯君之年若晉乘楚檮杌自書晉君楚君之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齊晉秦楚諸國各記年分此可爲古諸侯得紀元于其國之明証也若如何氏說則周本王也孔子黜之魯本侯也孔子王之是春秋爲傷敗名教顛倒是非之尤何氏說經妄誕如此

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春秋所書之王即當時之王耳公羊指定文王說甚迂曲史記以虞芮質成之歲爲文王受命蓋

本于公羊家說也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因其可褒而褒之〔注〕春秋王魯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按傳言褒之不過以其結好鄰國贊美之云爾魯實可爲新王乎儀父以盟新王得褒滕薛以朝新王得褒則戎之會潛知慕聲教尤可嘉尚當進爵爲公侯矣桓公公子翬之不道暗奸天位尤可貶絕當直斥爲庶人矣欺天欺人以伸其黜周王魯之邪說此則非公羊之過何休之過也

祭伯來〔傳〕何以不稱使奔也○按祭伯來穀梁以爲來朝公羊以爲來奔劉向曰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

〔傳〕所見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按傳三句不過言時有遠近書冊不備不能詳盡耳何休因此遂强爲分配高曾王父父及己身既不可通又妄分治亂升平太平名目尤不可解也

卷二

無駭帥師入極〔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按左氏無駭既卒始賜氏族其生前自不當追加以展字非聖人貶之而去其氏也

夫人子氏薨〔傳〕隱公之母也○按子氏一也左氏以爲桓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公羊以爲隱公之母三傳不同如此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

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云云○按此義傳所不言而何休自以己意測度者也夫既以魯當新王矣又曰通三統存二王之後是三王也又經書天王傳以春王爲文王是五王也是何聖人作經于一王之天下五之哉妄矣

宋公和卒〔注〕春秋王魯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按外侯書卒于本國之君書薨此自當時國史之例如以宋言之則其史書魯侯之終也必曰魯侯某卒矣何有于王魯紛紛之曲說也哉

卷三

衛師入盛〔傳注〕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按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是周初定制大國三軍之明証也魯頌美僖公復周公之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非三軍而何哉公羊以舍中軍爲復古非

確論也

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按左氏以爲得禮謂六佾是諸侯之正也公穀俱以爲魯侯僭合舞四佾而僭諸公之六佾是爲失禮至穀梁所引尸子說又不同尸子謂當時諸侯俱僭八佾始魯始用六羽爲得禮也

螟〔傳〕記災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按漢儒于春秋所書災異必事事而爲之說穿鑿附會以求其合如此條據漢書五行志引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是何休所本也

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按狐壤之戰據左傳在惠公末年隱公尚爲公子之時非此時事也凡二傳記事俱屬傳聞故不如

左氏之確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無王者云云○按各本俱作無主者非也何休以此年之春不言王二月及王三月也玩疏自明然其說曲甚矣

鄭伯使宛來歸邴〔傳注〕還至嵩如初禮○按尚書無此文何氏以己意增之者疏引鄭注五禮三命解與孔傳不同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按左氏經作戴此條釋文不及何也

滕侯薛侯來朝〔傳〕微國也〔注〕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衰之○按何氏曲說至斯而極滕薛之爵爲侯周先王之班爵也滕侯之先薛侯周禮之定制也何氏于

八年宛來歸邴注曰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惇當誅則亦明著尊王之大義矣於滕薛來朝又以爲王魯不又自相矛盾乎

卷四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按僖元年八月會檉十六年十二月會淮成三年十一月會蜀襄十六年二月會溴梁皆會加月其他因會而盟而伐者加月尤多安見桓會皆月之爲危之乎故知以日月爲例皆臆說也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按公羊賢孔父仇牧褒奬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于左氏

傳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父者字也〔疏〕穀梁傳文○按今本

穀梁傳作父字譌也後人每疑于父非譌譌字當是衍文觀于此疏可知穀梁本文原無譌字也

取鄀大鼎于宋〔傳〕故謂之鄀鼎〔注〕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疏〕謂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

○按注不過公羊家說卽吾邱壽王之對武帝所云周德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云爾此鼎與九鼎無涉九鼎沒于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九鼎于洛邑非得之泗也疏文牽合附會鄙俚如此

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故封之百里

○按此義傳所不言而何休以意測者也休烏知紀之先不爲侯爵乎此時周天子豈復能封建侯國且紀地東逼萊夷西隣強齊南接邾莒又安得有寬閒之地可開拓爲百里也若何休所據而知紀以王后之故進爵爲侯乎又謂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此亦漢家故事后族以恩澤封侯非古法也疏謂隱二年有紀子伯之文故知侯非本爵夫紀子伯闕文也可爲據乎

〔傳〕冬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按左傳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與周禮合穀梁謂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名目稍殊然其爲四時之田一也公羊則謂春苗秋蒐冬狩而夏時獨闕劉敞曰何休言春秋之制非也禮記王制亦復闕夏益王制出自漢時諸儒皆承公羊之謬不足爲據也此論甚確

大雩〔傳〕何以書〔注〕先是桓公無王行○按前後文勢應作無王

而行各本俱脫而字耳

蔡人殺陳佗傳陳君也疏正由陳佗不君而見絕故去其子葬○按若以父之惡而貶其子之終則宣王當因厲而不入周廟蔡仲當因叔而不稱蔡侯矣有是理乎

卷五

傳其稱侯朝何注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按桓公四年七年經皆闕秋冬二時十七年五月不書夏何氏強爲之說于義實不可通如昭十年無冬定十四年無冬皆闕文耳

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按經因史文凡來赴者書卒魯使人會其葬者書葬非有褒貶之例不然鄭寤生拒王命射王肩取許國罪大惡極不止克段一事也何注每于卒葬致詳不惟誣經兼誣傳矣

宋人執鄭祭仲傳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按公羊之傷義害教莫如此傳漢賈逵謂祭仲之屬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晉范甯亦曰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皆切中其病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近也注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按左傳無戰龍門之說公羊家言之耳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

許叔入于許注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按公羊家必不肯信左氏故憑空臆斷以爲春秋前失爵于邾儀父亦然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去夏者明夫人不繫于公也○按左氏穀梁經五月上皆有夏字公羊經無何氏遂造爲夫人不繫于公之說惑已如何氏說春秋時二百四十二年中豈有可存之春夏秋冬乎

卷六

單伯逆王姬傳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按此及穀梁同以單伯爲天子之命大夫若如其說不應二百四十二年中並無書字者杜預解左傳以單伯爲天子之卿單采地伯其爵也自京師送王姬至魯而適齊也按單氏世爲王卿則

左傳是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傳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按杜預謂慶父是莊公異母兄以慶父于此年已能將兵必非幼少也何休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証也又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仲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據

溺會齊師伐衛傳注天子新立衛公子晉疏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休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証之史記是也

傳哀公亨乎周疏鄭氏云懿始受譖而亨齊哀公是也○按此
卽毛詩鄭譜所云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者也但公羊與世家皆不言何王烹之鄭譜始言懿王而徐廣
解史記謂是夷王時事詩疏力辨其非以周本紀言懿王之時
詩人作刺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不修春秋曰雨星
不及地尺而復○按不修春秋卽左傳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
春秋孟子所謂魯之春秋者也孔子據以作經卽據此耳何乃
有百二十國寶書之說哉
傳何以書記異也注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按
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

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卽其說也狼注主持衡平稍費解狼
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
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
强候在熒惑占爲鳥衡正義云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
以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存疑于此

卷七

甲午祠兵傳吾將以甲午之日注明盛非內邑也○按明字各
本俱誤作盟字非也讀下文師及齊師圍成傳成者何盛也便
知其說今改正
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
○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

女是糾爲兄小白爲弟可爲此傳之証

公侵宋〔傳〕戰不言伐〔注〕舉戰爲重黎戰是也○按各本俱同疑

黎戰當是來戰之訛卽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是也戰不

言伐傳于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

于此

宋大水傳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按春

秋之法詳內畧外若魯有水災無緣不書大水也此書宋大水

承宋人來告耳二傳不取赴告之說故往往創爲異論

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曹子手劍而從之○按曹子劫盟左傳國

語皆無其事太史公依公羊說于齊魯世家並載又爲刺客列

傳以記其詳後人疑此事本屬烏有但荀子大儒其王制篇曰

桓公叔于魯莊則此說之傳久矣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按左氏及穀梁經皆無公字音義未及注

卷八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監本及別本公字上俱無春字○按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未有去春字者經文偶闕秋冬何休必橫

生異義若此年無春則何休立說又不知若何矣此爲刊本脫

落無疑

卷九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按傳既不言何氏執牢婁及防

茲之例又因防爲臧孫氏采邑遂爲是解

齊人伐山戎傳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按此齊桓之功也公羊特以經稱人而曲說貶之然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乃聖經所褒乎且如降鄣罪也而稱人伐山戎功也而亦稱人則知稱人不足以言褒貶

齊侯來獻戎捷傳旗獲而過我也注刺齊桓驕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也○按山戎在北齊既大捷必不紆道至魯而後還國又告捷不過遣使必非親來傳與注皆以意測經文耳

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按此注不可解若此盟即季友奉閔公託齊桓則季友故在魯矣下文又何以云季子來歸乎且上文傳云季子至而不變也指下文季子來歸乎柳在閔公即位之前也經于子般卒後

但書慶父如齊于季友出奔前後並未書及此傳注家所以紛紛也

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按此傳支離極矣果係慶父可謂之齊仲孫乎春秋千古之信史所以爲不易之經訓也若如公羊家言不信極矣徒見前年經書慶父如齊後年經書慶父奔莒創爲是說無論魯人不可書齊慶父乃公子也爲仲孫氏之祖即可稱以仲孫乎

齊人遷陽注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按齊桓滅譚滅遂降鄣遷陽經皆據實書之其義一也豈有爲諱不爲諱之異乎降鄣之傳曰爲桓公諱又何說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按慶

父弟盟主重于其出奔猶書公子則知春秋褒貶在所書之事有是有非不在爵號名字及日月之詳畧也

卷十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按公羊家以稱楚人自此始創爲僖公娶楚女之說其實莊二十三年經書荆人來聘矣荆楚異名而同稱卽州國之說皆臆斷耳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注〕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按傳既失實注又曲解其實貫澤之盟經書四國則四國在會耳

公子友如齊莅盟〔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春秋王魯故言

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按莅盟對來盟不過內外異文傳以往盟乎彼解莅盟以來盟乎我解來盟明白平直如此何休之說不亦誣乎

〔傳〕師在召陵則易爲再言盟〔注〕據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按何注據袁婁甚精召陵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盟故書及國佐盟春秋之謹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禮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曰師退次于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服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解師在召陵是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傳
注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按齊桓
伯功首止爲最以尊周室以定儲君此極盛之舉也何休德衰
云云近于穿鑿按漢書五行志載是年日食董仲舒劉向以爲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强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
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是公
羊家舊有是說然而未可信也

卷十一

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按左傳
指哀姜是行祔主之禮也穀梁指成風是尊爲夫人以告廟也
惟公羊說最無據何氏謂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陽穀

之會齊桓方教諸侯無以妾爲妻又明知魯秉周禮而脅之違
禮乎此必不然之事也
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按不書葬自是舊史失之孔子
無緣加葬耳以爲爲襄公諱不亦鑿乎
諸侯盟于葵邱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按穀
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邱之會桓之
極盛而衰之時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
如楚則月危之○按以月爲說何休之陋也同此書月也曰月
榮之月安之月危之穿鑿無謂
齊師曹師伐厲雲聚邱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按左傳謂伐厲以

救徐是簡爲附楚小國也公羊家以意測度于事實往往不符
誠頃傳爲桓公諱也○按漢世公羊盛行言春秋者俱依其說
劉向上書訟陳湯曰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
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
功覆過皆指此事也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與襄公之征齊也○按宋襄
此戰意在安定齊國所謂師出有名者耳何言與之征齊哉征
者上伐下也宋與齊敵國也無相征之義也公羊家於宋襄每
事推贊所不可解
傳後會也注疏而鄫子自就邾婁所見執者也○按各本皆同
疑所字上脫一爲字

梁亡傳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
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疏史記春秋說有此文也○按魚爛而亡
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後漢明帝時班固荅詔語非
史記本文也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滅梁芮是也
何注云云當是春秋說之文

鄫子來朝傳失地之君也○按如何注鄫滅在春秋前計至此
時已八九十年矣且宋有鄫鼎安知非鄫以賂宋如魯之得于
宋乎因有鄫鼎遂謂鄫已見滅又因經有來朝之文遂以失地
之君解之皆臆說也左傳言晉侯賜子產以莒之二方鼎然則
莒亦失地乎

卷十二

杞子卒〔注〕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按此傳所無而何氏以意爲說者也言春秋黜杞爲伯理已可疑又云貶不失爵則迂曲極矣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傳〕不能乎母也○按嚴助上書武帝謝罪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霍光處昌邑事卽據此傳以行所謂春秋之義也但據事實則全不然按左傳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在十二年復之在二十二年則惠后之卒又在王子帶奔齊之先矣此時豈有惠后尙在而曰不能乎母乎公羊家祇疑于書出之文故爲此說耳

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强○按三世內娶之說創於公羊漢宣帝時魏相因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無大夫卽据此傳但以事實核之則實不然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國風有河廣之詩襄公之夫人王姬也後逐昭公而立文公此二世則皆外娶矣且宋之患正在戴桓諸族世卿執政耳何謂公族以弱乎外戚專權此自漢世之弊不可以言宋也

晉侯入曹執曹伯之罪何甚惡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按曹積弱久矣何能侵伐諸侯以自廣大此誣說也從前傳謂曹無大夫注謂曹不稱師曹何其弱此因下文有班曹地之事又謂曹數侵伐以自廣大又何强也

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按左傳此會王子虎天子大夫狐偃公孫固國歸父轅濤塗小子憖皆諸侯之卿非微者也何氏說公羊每事必言褒貶獨此會又實以微者稱人意在與左氏立異耳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魯郊非禮也○按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此爲異耳公羊之說精於左氏

卷十三

傳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備在左氏○按左氏不言主之形狀尺寸制度又以爲祔而作主更無用桑用栗之分不知疏謂備在左氏何也

傳練主用栗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正以古文論語應作哀公問主於宰我故也○按杜預注作主亦用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二句孔疏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據此疏及左傳疏則今文論語應作哀公問主於宰我矣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先禰而後祖也注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按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昧以師奔秦○按左氏穀梁經作

晉先蔑奔秦無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釋文

未及注

春毛伯來求金傳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

三年稱子也○按此傳則諸侯於國內紀元曉然矣猶謂必王

者然後改元不自相矛盾乎

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按列國以名見者皆大夫也

僖四年屈完來盟于師二十一年使宜申來獻捷二十八年殺

其大夫得臣明書于經而以爲始有大夫此何說也

卷十四

秦伯使遂來聘傳惟諉諉善辭爭言至能有容○按此傳引用秦

誓而稍裁節注疏皆不以秦誓解之何也惟諉諉善辭爭言俾君

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即誓言之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

我皇多有之也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即誓

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也公羊

著竹帛時當漢初所見尚書本字句或異耳疏於傳注之意全

未發明其解一介斷斷謂即秦伯自言誤矣又按秦穆公任好

以文六年卒左氏可徵自令狐以還皆康公事公羊家見經不

書穆公之卒遂誤以此秦伯爲穆公也

世室屋壞傳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白牡各本皆誤作白

牲○按春秋繁露郊事對篇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

純也又曰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尤足以証此文白牲之訛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按左傳史記皆以罃爲康公何休所以必解爲穆公者以前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傳以爲賢穆公又引秦誓文以實之則公羊子已先以罃爲穆公矣注謂因其賢亦不可信春秋書外君之卒因赴而書不關於賢不賢也

卷十五

晉趙穿帥師侵柳○按左氏經作侵崇崇秦之與國也穀梁經亦作崇惟此經作柳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傳〉帝牲不吉〈注〉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按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云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是也但各本俱作皇天大帝似亦可從按周禮賈疏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注天皇北辰耀魄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是也

葬我小君頃熊傳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按頃熊左氏經作敬嬴是嬴姓女文公之妾也公羊以敬嬴爲頃熊不過經文字異何休直以宣公爲僖公之子者因公羊家說僖娶于楚見脅于齊以媵女之先至者爲夫人遂以此頃熊實之不知熊楚氏也羋楚姓也若實楚女必稱頃羋春秋時婦人未有舍

其姓而稱氏者此云頃熊必熊姓之女非楚女也否則敬嬴是
而頃熊非也至宣公庶子乃以爲僖公妾子則不足辨
者矣

卷十六

初稅畝注還廬舍種桑荻雜菜○按食貨志云還廬樹桑菜茹
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不云種荻也還廬師古曰還繞也
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按
求詩之法食貨志云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
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
戶而知天下與此注不同

卷十七

王師敗績于貿戎傳蓋晉敗之○按貿戎與王師戰此事實也
以王師自敗爲文此書法也若實晉人經可易爲貿戎乎此則
二傳之穿鑿也

梁山崩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按各本俱作江上之山非
也果爾下文何以云壅河三日不流乎今改正

立武宮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臧孫許伐齊
有功○按臯之戰晉魯大夫以一笑之故發憤興兵主兵者卻
克及季孫行父則此立武宮亦行父柄國自誇其功非臧孫許
爲之也何氏所以必指臧孫許者以前傳言臧孫許與郤克同
時聘齊也

取鄟傳鄟婁之邑也○按穀梁以鄟爲國是也公羊於取地概

以邾婁之邑解之然則自隱公至此取邑多矣邾婁有幾百里之地乎小國時時失邑而猶不亡又何說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按卜郊不從與會伐鄭並無干涉返國不致自是史闕文耳魯郊上僭天子非禮也卜郊不從遂不郊正是得禮何乃以爲罪乎

卷十八

周公出奔晉傳自其私土而出也〔注〕明當并絶其國○按傳言私土指采地言何氏謂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又謂不月者小國也皆因私土二字而誤諸侯固有入爲三公者周公却非畿外諸侯固亦非侯國之名以不月而定其爲小國尤爲無謂按

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注〕公羊爲簡當

傳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注〕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苟息死之○按子赤宜立正於夷齊卓子惠伯衛君正於荀息守死不變可謂魯國忠臣矣何不如荀息也

傳臧宣叔者相也○按逐歸父之家左氏謂是季孫行父之意而臧孫許行之公羊直謂是臧孫許事以經核之行父身爲上卿專國政辜之戰名列臧孫許之上則左傳是也

甲午晦傳晦者何冥也○按晦是晦朔之晦耳上書六月丙寅朔則甲午爲二十九日無可疑者二傳必執經不書晦之例解晦爲冥曲矣孔子果有此例乎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傳公幼也

○按經不諱恥直書其事所謂我直彼曲不足爲恥穀梁謂譏在諸侯是也公羊乃云公幼公立已十六年矣尚云幼乎

卷十九

葬我小君齊姜傳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人○按作傳者不見國史其於事實全疎故爲疑辭志慎何休直斷以爲宣公夫人則近於飾非矣婦先姑逝者至多何以知齊姜是姑繆姜是婦休之意不過欲與左氏立異爾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按何休執文十四年新城之盟晉趙盾下書癸酉之例也以是說經穿鑿無謂

齊世子光自應敘諸侯之下已未同盟自應接書耳使齊世子光不在是會則已未與邾婁子相連矣可得曰信在邾婁子乎

作三軍傳三軍者何三卿也○按天子六卿六軍諸侯三卿三軍以三卿解三軍原屬古制但春秋時不可以卿爲說晉則三軍而六卿四軍而八卿每軍之將佐皆卿也鄭雖小國亦有六卿何況于魯即以成公言之二年戰鞌四卿並書于經而仲孫茂爲卿已久又十五年書仲嬰齊卒然則孟叔季三家及臧氏仲氏子叔氏並時爲卿矣謂襄公以前止有二卿今增置一卿爲三可乎

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襄公委任强臣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按古制諸侯白有三卿尚書酒誥曰圻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又梓材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此周初侯國三卿之定制也所異者卿之命于天子以國大小爲增減耳何氏謂侯國止有司徒司空原無司馬今作三軍作申卿官踰王制豈通論乎經書作三軍自言益軍以見公室之分不言益卿以見官制之僭也且魯有三軍建國之初三郊三遂見於書僖公之世千乘三萬見於頌是三軍固遵古制也不知何時始減爲二此時改作名爲魯國强兵實則三家竊政故謹書於策耳

卷二十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按公羊之例大夫無遂事又曰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說各不同惟董子繁露解極明白曰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者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可謂善說經傳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左傳記孔子之卒而公羊穀梁則記孔子之生但所記亦微不同穀梁但云庚子孔子生蒙上十月十月書庚辰朔則庚子是十月廿一日也公羊作十一月庚子十一月當有庚戌庚申庚午必不得有庚子故陸氏釋文云此亦十月也史記魯世家則曰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正義云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也孔子世家亦同索隱云公羊傳襄公二

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按公穀是孔門弟子所傳于孔子生日當無不確以十月宜有庚子言之則公羊所云十一月者一字或是衍文

注時歲在己卯○按是歲實在己酉不知何氏何以言歲在己卯疏謂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知何氏竟以是歲爲己卯矣

卷二十一

吳子使札來聘傳尚速有悔于予身疏案成十七年左氏傳云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言盲難之○按漢儒篤同伐異創此一事可以盡破其說夫謁餘祭夷昧之飲食必祝何異于晉士燮

魯叔孫婼之祈禱乎精誠所感鬼神相之其義一也休知難左氏而不難公羊疏家又爲之曲解皆虛費辭者也

卷二十二

取運傳內之邑也○按鄆邑有二一在西界昭公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爲境

葬滕成公注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按諸侯於隣國未有親行送葬之禮滕子之會葬襄公明是非禮何得以此譏魯君乎魯於齊桓晉文皆未親會其葬何況諸國何休之言未足爲定論也

秋七月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慶封之罪何注稱侯而執
爲伯討也月者善義兵○按楚靈王以賊殺賊不成伯討而經
書以伯討之文何也其義見於繁露繁露云楚莊王殺陳夏徵
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靈王殺齊慶封直稱楚子何也曰莊
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若不貶孰知其非正
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封晉文
不予致王也今諸侯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
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
臣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也
舍中軍傳復古也疏正以魯爲州故正合二軍○按以文義推
之公羊家以方伯三軍州牧二軍則此疏當作正以魯爲州牧

合二軍也牧故字形相近而訛耳因各本皆同存說於此
秦伯卒傳何以不名匿嫡之名也○按匿嫡之名此必無之事
也春秋中諸侯之卒失其名者多矣宿男滕子豈亦匿嫡之名
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
貶之○按何休求去冬之義而不得遂以取吳孟子實之夫取
同姓與去冬有何相涉范甯解穀梁直云未詳何其愼也
葬我小君齊歸注歸氏襄公嫡夫人疏皆史記文○按魯世家
但云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爲君是爲昭公不云齊歸襄公嫡夫
人也且其上文書太子卒下文引穆叔言稠非嫡嗣則齊歸爲
襄公妾明矣又按疏云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尤爲舛

總襄公初立時年才三歲九歲始冠左傳史記符合自古豈有孩提而婚娶者乎且公羊於成公十六年尚云君幼疏又以襄公爲世子時娶齊歸皆妄說耳

卷二十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注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按傳不與專封猶穀梁之言不與楚滅也此義甚正至陳蔡已滅而復其君自合書名何注以書名爲貶陳蔡則鑿矣

有星孛于大辰傳大辰者何大火也疏然則爾雅不言心爲大火者文不備也○按爾雅釋天明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何謂文不備乎

傳伐爲大辰注伐謂參伐也疏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傍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証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綢繆毛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旂以象伐則此疏不爲無據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傳當國也○按公羊家總坐事實不明不知王猛是敬王之兄于次當立又不知是年王室之亂即是子朝作亂但見經文于王猛書入書卒即謂王猛不當立耳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按二十六

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戰國後言東西周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

卷二十四

晉人圍郊傳曷爲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按晉人圍郊圍子朝之邑也此正勤王之師可謂之伐天子乎襄王之難晉文自將以定王室伯業所以隆也此役但遣籍談荀櫟用二帥爲聲援伯業所以衰也公羊猶以圍郊爲非何哉

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按剸陵左氏穀梁經作鄟陵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剸陵疑此經亦應作鄟

陵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按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卷二十五

定公釋文何以定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按公羊亦無昭定父子之說何休於冬十月實霜殺菽傳注曰定公喜于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是休立意必與左傳史記異也

戊辰公即位傳子沈子曰○按穀梁引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

冬十月雲霜殺菽傳異大乎災也疏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按賈服卽賈逵服虔注左傳者也各本作與賈復異非是今從閻本改正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傳挾弓而去楚注禮天子雕弓○按疏謂古禮無文詩行葦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疏曰敦與雕古今之異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亦謂此注無據

於越入吳傳於越者何○按春秋於國之名號大率從其本稱稱越稱於越猶楚之稱荆稱楚小邾之稱郳稱小邾耳

卷二十六

盜竊寶玉大弓傳弓繡質疏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按左傳並無此文解大弓惟昭二十七年有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不知疏何以割裂引之

傳龜青純注世世保用之辭疏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按左傳祝鮀所說夏后氏之璜卽竇玉也封父之繁弱卽大弓也公羊家不知左傳故有璋判白云云之說穀梁云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其說視公羊較是然俱不如左傳爲得其實

齊人來歸運龜陰田傳注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天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按此何休曲說也本魯故地見奪於齊今不用兵戈慕義來還此極美之事

也何乃云已絕不應復得乎何乃云定公貪而受之乎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按何氏注前後並不援引
左氏其於經文同異亦並不以二傳互証此注五字乃陸氏釋
文後人誤刊以爲注耳因舊本並同存說於此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百雉而城注諸侯軒城軒城者
缺南面以受過也○按城之制以里數丈尺爲大小之差耳豈
可缺一面而可云城者乎何休即樂懸以例城然則大夫當判
城矣疏以爲孔子設法如此皆妄說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攝相事政化大行齊懼北
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故貶之
○按何休以受女樂爲去冬之說妄矣杜預注左傳云此年無
冬史闕文是也

卷二十七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
按此義即焉不疑所謂捐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者也此說最傷名教先儒范甯已斥其妄矣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內辭也若使
他人然注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按傳與注皆
曲說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既書以邾婁子益來矣尚可
云若他人入之以來乎於八月己酉不重書公者蒙上文秋公
伐邾婁也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諱同姓之滅也○按此役實是滅曹

左傳史記可証然經祇書入理不可解若如公羊說以爲內諱
亦恐不然

卷二十八

冬十有二月螺傳何以書記異也注晉分爲六卿○按六卿擅
晉其來久矣自定十三年荀范二族出奔於是智趙韓魏四卿
專政又其後則三家共滅智氏而分晉國注謂晉分爲六卿不
可解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主會也○按此會左傳謂先晉
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則國語是也晉不
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卽爲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羊說
非無據但何休注引緯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倭讎

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也

傳爲獲麟大之也○按公羊之意麟獲於薪采者之手時魯君
實未嘗狩獵特以獲麟之故孔子書爲西狩耳其說太迂

傳反袂拭面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按漢世
盛行公羊以其最長於讖何休此注總括緯書以爲之妄誕極
矣又按左氏不得立學官賈逵言漢爲堯後惟左氏有明文當
時經術總以讖緯之長短爲盛衰其弊如此

傳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云云○按公羊言祖所
逮聞猶言去古未遠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猶言記
載不一於理未爲失也說公羊者實之以高祖劃之以三世自
董仲舒繁露卽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

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所見襄成宣文君子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是說者又復爲之附會此非公羊之過說公羊者之過也又按傳云孔子爲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又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皆言聖經扶樹綱常辨明名分褒善貶惡垂鑒戒於萬世爲世道人心慮至深且遠也說公羊者乃以讖緯解之何哉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四終

嘉應溫心源舊校
南海鄧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五

春秋穀梁傳注疏考證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卷一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按妾母名係於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例之則此稱惠公仲子自屬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穀梁說遠勝於左氏公羊者也但范注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其說非是魯孝公以平王二年薨平王三年癸酉歲惠公之元年也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明年己未歲入春秋計惠公在位四十五年仲子之卒當在惠公之世且并在惠公末年矣故天王加禮於魯尚遣使來賵若謂在孝公時豈有侯國之妾

學海堂

母卒已逾五十年而天子始追行賵禮者耶卽經所書成風薨在文四年十一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在五年正月此其明驗也惟秦人僻遠至九年始來歸襚豈可以秦人例天王哉大約春秋之初猶近古樸妾母之卒或有不稱謚者亦未可知如桓母仲子無謚齊桓母衛姬晉文母狐姬後亦不聞追謚豈必以仲子無謚卽疑其卒在孝公時乎

無侅帥師入極〈傳注〉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按極爲魯同姓更無可考卽杜氏注左傳祇謂極是附庸之國耳范注必以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秋師還傳曰還者事未畢也遜也有避滅同姓之意故以極爲同姓春秋之義滅國卽是大惡內大惡當諱變文言入言取耳不必以極爲同姓而後諱

〈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而聞之於傳者○按傳中稱傳曰者凡八見一此年一爲五年觀魚於棠一爲莊三年葬桓王一爲成九年杞伯逆叔姬之喪一爲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一爲成十六年雨木冰一爲襄三十年天王殺弟佞夫一爲昭元年荀吳敗狄皆所謂傳聞之說也又有稱其一傳曰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此所謂傳聞之傳聞也初獻六羽〈傳〉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按此與公羊說同左氏引眾仲之言曰天子用八佾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初獻六羽爲得禮也公穀皆謂六羽是

諸公之禮經書初獻六羽譏魯始僭此其不同者也

傳舞夏注大雅執翟雉之羽而舞也○按此與毛詩秉翟合何休注公羊則以爲鴻羽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未知其何所本詩曰振振鷺又曰值其鷺羽則鷺羽亦爲舞者所持但穀梁明言舞夏則范注是

俠卒傳俠者所俠也注俠名也所其氏○按風俗通所氏宋大夫華所事之後據此傳則春秋初年卽有所俠矣所氏見於後世者漢有所忠後漢有所輔

卷三

元年春王傳桓無王○按隱十年無正月義發於二傳而左傳無之至桓無王則義發於穀梁檢公羊無此義也何休注公羊實取穀梁之說而暢其意猶作穀梁廢疾何耶

疏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按王必書春之下故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時見於經若經僅書春有某事而不得其月則王字無所置范氏謂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是也但須云不書月不得書王耳又按餘公之僅書春者皆不可以爲桓公之例桓公自三年至八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自十一年至十七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月下又皆有事惟十二年爲無事書正月以首時例應書王而不書此穀梁子所以有桓無王之說也

紀侯來朝音義紀侯左氏作杞侯○按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

于密穀梁傳存二說似以子爵爲紀之本爵也此之來朝左氏作杞侯公穀作紀侯何休注公羊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范注穀梁雖無明文似從何說以紀之進爵爲侯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以是爲近古也注古謂五帝時○按傳近古猶之公羊之近正云爾公羊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亦不確指何時據前傳有盟詛不及三王之文然則古字正指三王之世對春秋衰世時言則稱古耳范氏指爲五帝說似迂

蔡人殺陳佗傳陳侯憙獵涇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按陳佗有篡弒之罪蔡人殺之所謂殺當其罪者也左氏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卽佗蔡人殺佗意在立其甥厲公耳較穀梁憙獵及公羊外淫之說爲近理

春正月己卯烝傳志不時也○按杜注左傳曰此夏之仲冬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穀梁於此曰志不時於夏五月丁丑烝曰志不敬義不同

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貶之○按經書葬無義例魯使往會其葬卽書葬耳不然鄭寤生拒抗天王罪大惡極豈宜不見貶絕而且舉其謚乎哉范注云云附會之論也晉獻公不言葬魯自未嘗遣使往會豈以殺申生故卽疏亦附會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爲下盟〇按公羊賢祭仲能行權而不名最乖大義范注祭氏仲名從杜氏左傳注也至云此月爲下盟其實書時書月不關有罪無罪如祭仲者本自有罪書月以執安見其非貶乎

公會紀侯鄭伯〔傳〕其不地於紀也〔注〕鄭君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時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〇按龍門之戰本於說公羊家漢書五行志董仲舒言四國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韋昭曰龍門魯郊門也即是其事左傳但云不書所戰後也似此役戰於別國不涉魯境穀梁但云於紀焉知不戰於紀地乎公羊曰何以不地近也何注曰親戰龍門兵攻城池亡危故恥之公穀二傳義每相近此范注所以取鄭氏紀當爲已之說也

乙亥嘗〔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句可也志句不敬也句〇按此范注所引鄭嗣說讀法如此若徐邈讀而嘗可也爲句志不敬也爲句范所不取疏已言之矣

〔傳〕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夫人三宮也〇按左傳云書不害也杜注曰既戒日致齋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是無譏也公穀之說皆譏其不敬義勝左氏

許叔入于許〔傳〕注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許叔入于許傳注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〇按左傳隱十一年鄭入許使許大夫許叔居許東偏許已失

國矣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鳩集餘民復其先業事機間不容髮豈得責以上請王命從容歸國乎中興之君績墜緒於既絕責以父授尤理之必無者也下文突入于櫟傳疏復引許叔與齊小白一例聖經之意斷斷不然但如左傳說叔本居許東偏叔本未出經何緣書其入似隱十一年以後十數年中必有爲鄭所逼出奔避難之事至此復歸前史失載左傳亦從而缺略耳

卷五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疏〕此九錫與周禮九命異○按疏糾何休以九錫卽是九命之謬是也但經言錫桓公命不言九錫之命字當如周禮魯本七命今加錫服飾以榮其終如八命九命者耳至白虎通所云賜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是有功特賜既與九命無關且隨其功之大小爲賜未有一時具全加魏晉間篡臣之爲也禮緯本不足憑何注公羊亦非傳意范注已知何說之非楊疏又暢九命九錫不同之旨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經解如此平易卽穀梁傳亦曰生服之生不服則豈有朱戶納陛云云如禮緯所列九錫者哉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義〕禚章略反○按此與左氏經俱作禚公羊作郕釋文郕古報反於左傳音云禚諸若反郕禚究當是一字此音疑誤

葬桓王〔傳〕傳曰改葬也○按左傳曰葬桓王緩也桓王之崩在

魯桓十五年踰數年而後葬此後人所以有改葬之疑也公羊穀梁亦皆疑改葬而不敢直斷其事公羊曰此未有言崩者何以言葬蓋改葬也蓋疑詞也穀梁曰傳曰改葬也傳曰傳聞之說也

公次于郎〔傳〕欲救紀而不能也○按郎左傳作滑公羊與此同左傳謂公將會鄭伯謀紀鄭伯辭以難杜注滑鄭地地雖不同其爲畏齊不能救紀則一也

紀侯大去其國〔傳〕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按公羊謂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曲說甚矣穀梁之義正大

傳豈雨說哉注〕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夜中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按注引劉向之說略用刪節而微有不同五行志本文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象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向意以列宿訓恒星衆星訓星隕之星列宿象諸侯衆星象萬民分疏甚明范注引之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是合向之二義爲一義矣

公伐齊納糾〔傳注〕親納讐子○按左傳史記皆以小白子糾爲信公之子何休云親納讐子范氏亦云又不能全保讐子則說公穀者以小白子糾爲襄公子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注〕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按穀梁並無貴宜爲君之說但其前傳云公子糾小白不能存出亡敘糾於

小白之上似糾爲兄小白爲弟耳公羊傳曰其稱子何貴宜爲君者也左傳杜注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荀子史記亦謂子糾是兄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按左氏公羊經皆作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序齊侯於諸國人之上此作齊人釋文亦不言其同異以傳文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推之穀梁之經自作齊人與二傳異

單伯會伐宋〔傳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按此單伯即元年夏逆王姬之單伯也穀梁傳明言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然則此之會伐宋後之會盟鄄皆自魯往會之也但據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而單伯會之齊桓此時初興霸業自必先稟王命

伏名義以服諸侯至單伯會師又同會鄄而伯事成矣謂單伯爲魯大夫二傳之過也

〔傳〕不言公外內寡一疑之也○按左傳杜注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之也說與穀梁異公羊經有公字其傳曰同盟者同欲也亦與穀梁不同

卷六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按此事左氏無傳杜注依公羊爲說公羊言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注云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是言魯本無使結往盟之意結自以權宜與齊宋盟耳穀梁謂辟要盟則結之送媵

魯實使之往盟權不在結與公羊異

大夫宗婦覿用幣○按左傳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杜注云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其與穀梁之說有異有同穀梁傳言禮大夫不見夫人而杜云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是其異也穀梁傳言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其意謂宗婦用幣已非而大夫與宗婦俱行覿禮尤非也左傳意祇言宗婦不當同用大夫之幣是又其異也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傳注〉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按此與公羊同凡諸侯失地出居他國未有言歸者既曰歸于曹則是本國之人復還舊土矣謂赤卽郭公名可乎春秋未有先敘事而後解人名者以郭公解赤於文義尤爲不順左傳杜注云經闕誤者得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傳衣裳之會十有一〉〈疏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自外唯九合也○按管仲不欲事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傳曰貫之會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陽穀雖無明文而江黃在會知必非管仲意也論語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故去是二會不數

城小穀注小穀魯邑○按范注於地名俱依左傳杜注惟此不同左傳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范以穀梁無明文與

城諸及防一例耳

齊仲孫來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按以仲孫爲慶父公穀二傳所同左傳云齊仲孫湫來省難是也慶父卽係逆賊可以魯人爲齊人乎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始以王父字爲氏大夫固有以字稱者如叔牙季友是也然稱牙爲叔牙可也稱牙爲叔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叔孫得臣而後稱叔孫也稱友爲季友可也稱友爲季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季孫行父而後稱季孫也豈惟牙友不得稱叔孫季孫牙之子茲稱公孫茲而已不得稱叔孫茲也友之子某雖不見經亦當稱公孫而已不得稱季孫某也慶父爲仲孫氏之祖卽稱仲孫可乎且於慶父之來曰仲孫於其明年出奔又曰公子慶父入則孫之出

則子之進退無據應以左氏說爲正

卷七

傳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按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却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出始遷夷儀此則霸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意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兩不相掩持論平矣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按此與公羊說同其贊美齊桓極矣但聖經書法理不得然使魯君同盟其可不書公及乎使陳蔡衛曹鄭

許諸君同盟其可不敘諸君乎江黃二國南逼於楚而北近宋齊侯至宋與二國之使臣盟其餘諸國皆不在會經但書其實耳

公至自伐楚傳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〇注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〇按伐楚之役魯人甚修其功魯頌曰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鄭箋云僖公與齊桓舉兵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本齊桓武功魯人隨從南伐其自矜詡如此致伐不致會又何疑焉

卷八

鄭殺其大夫申侯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〇按穀梁之例然耳推尋經文惟陳殺洩冶晉殺趙同趙括蔡殺公子燮楚殺御寇勿庶爲殺無罪他如晉里克弑鄭父楚得臣衛元咺晉郤錡郤犨郤至晉童楚公子追舒衛甯喜鄭公孫黑之流經皆稱國以殺不得云殺無罪也據左傳申侯專利而不厭亦豈全無罪乎

葬于太廟用致夫人〇按此傳指成風左傳以爲哀姜公羊以爲僖公之夫人姜氏本齊媵女之先至者脅公立爲夫人其說尤爲怪誕大約穀梁之說是傳蔡邱之盟陳牲而不殺〔疏〕其實此會亦有四教〇按公羊僖三年會于陽穀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四教也穀梁於此會則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大意同公羊而多毋使婦人與國事

一句實是五教也

楚人滅黃傳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疏案史記管仲之卒計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十五年而此云管仲死者蓋不取之史記之說○按穀梁謂管仲既死桓公霸業不終但史記以管仲之卒在齊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十五年考據必確左傳雖無管仲卒年月明文然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傳曰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有寵公許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爭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云云是由五公子爭立追敘管仲卒非謂仲卒於十七年也總之在十二年仲必未卒左傳是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仲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冬仲固無恙也宋襄公嗣位在僖九年即與葵邱之會時未終喪經書宋子桓公與仲屬立孝公當不在此時其後數年齊宋並無會盟之事惟十三年會于鹹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盟牡邱次于匡齊宋並在疑屬立孝公當在此時也後人見此數年中霸業不振斷謂仲必前卒不知齊桓公末年小人雜進任仲亦必不如初年雍巫因寺人貂以干進雖不知確在何年而寺人貂漏師多魚在僖二年當霸業方盛之日則嬖佞竊權久矣小人害霸管仲臨卒尚爲桓公言之又烏知仲卒不在十五年如史記所云乎

卷九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按泓之戰穀梁深責宋襄

最得經意范注引何休及康成之說以左傳證之宋襄傷股則
穀梁所謂身傷有實據矣何休以鄢陵之戰楚君傷目經書楚
子敗績穀梁謂君重於師如泓戰宋公果傷經亦當書宋公敗
績此其難穀梁之意也康成以傷目與傷股有別以解何休之
駁揆以聖經書法實皆不然泓之戰至於門官皆殲師徒喪失
幾至亡國故經書師鄢陵之戰楚君傷目而三軍未至大損經
故舉重以概輕耳

公朝于王所〔傳〕言所者非其所也○按經祇謂王所非正朝之
所耳不謂朝之非也天子在是可不朝乎

四卜郊〔注〕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
上帝魯不祭○按范從康成之說故如此實則天無二帝亦無
二豈有紛紛之名如元命包文耀鉤所云云者耶感生之帝與
昊天上帝實一帝耳魯既僭用天子禮樂郊壇所祀即昊天上
帝也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明祀天配以后稷矣謂不祀
昊天上帝可乎

卷十

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注〕親謂僖祖謂莊○按范氏說俱平
正惟此條爲好奇之過遂至無理魯文雖愚何至升僖主於莊
公之上乎傳之先親而後祖猶公羊之先禰而後祖耳說公羊
者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其
說至當楊氏直糾范注之失是也又按范所引高宗彤日於義
無當高宗豐禰亦不過祭祀品物之盛有殊於遠祖耳必不於

祫祭時升小乙之主於祖乙上也

雨螽于宋傳○按漢書五行志云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穀梁與傳文不同當是括傳文著於上見於下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與傳文不同當是括傳文著於上見於下數句之意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疏鄭云祖廟范言禰廟者以無正文各以意說或祖或禰通言之耳○按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注諸侯藏之祖廟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何休注公羊亦云祖廟范氏所以不從何鄭之說而言禰廟者以此傳十六年四不視朔有明文曰諸侯受乎禰廟也此傳自言禰廟范不得違非范之自出意見也但禰廟實不可通故禮記孔疏曰穀梁

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

卷十一

王伯來求金○按三傳皆言來求非禮矣來求非禮所不必言以天王之喪魯自公孫敖奔莒之後更不復遣使至毛伯來求金始遣叔孫得臣如周會葬為侯國者當如是乎經意見周與魯並失且見當時列國不共貢職

叔孫得臣如京師傳疏不發於桓九年者內之於京師始於此故發之○按內大夫之如京師始見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再見於文元年叔孫得臣不始於此年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按穀梁之迂未有過於此傳者也不重創不禽二毛宋

襄所以致敗也魯是時幸有得臣善射克奏膚功有何可諱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是邾克也其曰入何也微之也○
按左傳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公羊則曰
邾缺按此時盾將中軍執國政左氏之言必得其實但邾缺亦
爲卿並時公羊猶不大失克則缺之子也缺方爲卿其子乃並
時將兵乎此則穀梁之失也
卷十二
齊人取濟西田傳疏哀公犯齊陵邾而反喪邑易辭之也○按
易辭之也不成句似當作亦易辭也凡經書取皆是易辭此宣
公以田賂齊及哀公之犯齊陵邾喪邑經皆書齊人取是皆易
辭也

晉趙盾衛孫免侯陳傳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
與帥師也○按經書侵伐並不以言帥師不言帥師爲褒貶傳
例明曰將卑師衆曰師將尊師小直言將然則元年盾救陳書
帥師統師衆也此年不書帥師統師少也陳初附晉故救之陳
後卽楚故侵之何有於敗前事乎傳乃自破例以言帥師爲褒
則無侵入極暈會伐鄭皆書帥師亦聖經所褒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傳〉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
也○按此與公羊同義但仲遂生而賜氏與季友同冠氏於名
之上已是貴稱矣況連接如齊至黃乃復之下旣稱公子此自
不容復出也遂爲弒君逆賊王法所當誅自可援暈不書卒之
例若以此書仲遂爲貶爲疏則非經意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曰其事敗也○按舊解此戰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傳者二國兵衆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春秋於戰不論大小內外無不書日不獨此戰書乙卯也如以爲兩大國交爭不同小國則莊二十八年衛及齊戰衛師敗績一小一大亦書甲寅僖二十二年宋楚戰泓一小一大亦書已巳又如宋鄭之戰大棘則兩國皆小矣經書壬子何耶且書戰固有不書敗者爲內諱敗自可不計至若秦戰令狐經書戊子戰河曲經書戊午又何嘗因書敗績而後書日乎疏又云今以日爲語辭是也傳文曰字後人作日字如公子啓曰誤作公子啓曰亦是其證實則皆曰字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其曰潞子嬰兒賢也○按各本俱作曰字以上下文及疏推之曰字自是日字之訛日指癸卯也潞子例不應書日而書日則知其賢作曰字誤也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賢嬰兒故滅其餘邑猶月○按穀梁以嬰兒之歸書日爲賢已屬附會范氏此注尤附會之甚者也經通例春王正月雖無事亦書甲氏留吁之事適值其下耳

卷十三

傳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按左氏爲譏重斂是也公穀二家皆以甲爲鎧甲誤矣經所云甲被甲之士非造甲之工也以

破甲之士爲甲猶秦漢以後以執兵之士爲兵周禮及司馬法皆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今使邱出甲士一人是增兵也魯政雖衰勢安能强耒耜耰鋤之農人俱爲造甲之甸人乎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疏）何休云謀結鞌之戰不相負所以不日者執在三年非此所得保也○按疏此條大誤據何休公羊注本文云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其言執指十六年執季孫行父也其言尋盟指三年冬荀庚來聘及荀庚盟也何休於傳不誤疏乃以隱元年盟昧因七年伐邾而盟去日駁之誤也赤棘盟後晉魯交歡豈有三年即執之事見於經傳何休謂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而疏以爲三年即執不亦異乎

立武宮注禮記明堂位云云○按伯禽廟號太室明見於經至以武宮爲武世室實始於此非舊有此兩世室名也魯後儒作明堂位誇陳魯事見有武宮不毀未及考其建自季孫謬稱爲武世室因目魯公廟爲文世室可擬周之文武而不知魯公廟曰世室並無文世室之名也經明書立武宮是新作也如果舊爲不毀之廟豈至此時始立乎傳直言不宜立是也范氏轉執明堂位以疑經傳誤矣

卷十四

伯姬歸于宋注逆者非卿故不書○按伯姬賢名遠著至於三國來媵宋初圖婚即使華元來聘其納幣也使公孫壽魯之致

女使季孫行父甚重其事而備其禮豈有逆女之時反使微者將命乎公羊穀梁皆無傳范氏之言未可信也

三月公如京師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按穀梁每事以日月爲例故云然其實成公以三月如京師至五月始會晉伐秦則在京師時未必朝於天子左傳云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是也雖其意在於會晉而朝王實不容沒安得以書月而斷其非朝乎

仲嬰齊卒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按公子稱公子公孫稱公孫公孫之子始稱其氏通例也其公子生而賜氏者本身卽得稱氏季友仲遂是也身且稱氏況子孫乎公羊以爲弟爲兄後穀梁以爲子由父疏皆臆見也且是時有兩嬰齊一爲叔肸之子一爲仲嬰齊經不曰仲嬰齊何以別異於公孫嬰齊乎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日事遇晦曰晦○按遇朔書朔遇晦書晦此及震夷伯之廟二文可徵公羊謂書朔不書晦穀梁此傳謂遇晦日晦優於公羊遠矣前解晦震夷伯之廟猶同公羊之說何耶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按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推校則壬申自是十月之日傳所云不妄也但經文隨事直書嬰齊果卒於十月壬申經可倒書爲十一月壬申乎故不如杜氏直云日誤爲是

卷十五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按諸侯失正而大夫執權久矣雞澤之會君子猶有取焉諸侯既盟陳使始至諸侯不與大夫盟使其大夫與之約束於禮相稱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固非私擅也袁僑奉陳侯之命以求盟諸侯之大夫各奉其君之命以與盟也晉悼復文襄之績行事動合機宜豈得曰大夫張乎

葬我小君定姒○按魯有兩定姒一爲成公妾襄公母此文是也公羊作定弋一爲哀公母定十五年書葬定姒是也穀梁作定弋

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按諸侯大國三軍自是古制一軍之事惟晉武公滅翼請命於周王命以一軍爲晉侯言同於小國也其餘侯國並無一軍之說且以魯頌證之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僖公時有三軍矣經於此年書作疑僖公之後蓋嘗減爲二軍而此復增其一耳經於從前軍制之增減不書此及昭五年舍中軍則書者從前三軍二軍俱公室之軍也此作三軍及舍中軍俱私家之軍也於是魯君始無民矣

卷十六

諸侯盟于祝柯傳則以伐致注京城北之類是○按左氏作亳城北穀梁作京城范以穀梁證左氏則亳字乃京字之訛也今改正

二十有一年傳庚子孔子生○按記孔子之生與公羊同但公

羊言十有一月庚子此不言月即接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之下則是十月之二十一日庚子也今相傳孔子誕日在八月即據此傳

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傳〉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按謂吳子自輕是也巢附強楚爲吳所攻即遣使請罪其能免於難乎吳師臨門壯夫善射亦可謂小國之善禦侮者矣責以不飾城而請罪其無乃非經意乎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豹云者恭也○按叔孫豹不言族左傳譏豹違命故去族其說大謬穀梁謂恭亦非也是會較溴梁差爲彼善於此若云趙武能帥諸侯之大夫爲

恭則失之誣矣經於夏已備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名雖間有衛殺甯喜專出奔晉兩事而會於宋之地自一也故前日後凡書豹及諸侯之大夫耳

二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按經所書之晉人即指趙武是也楚於是會不與又其令尹爲王子圍益屈建已於二十八年卒矣穀梁簡要傳必附經今云澶淵之會無侵伐八年確有所指范既無注楊疏稍爲辨證而傳所指之澶淵終不可通竊疑傳文澶淵之會以下三十四字係二十七年經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之傳文宋之

會訖爲澶淵之會遂錯簡在此耳自二十七年後至昭三年稚檢經文並無侵伐至昭四年書楚子會申執徐子書伐吳滅鬲而楚復橫此傳之所謂無侵伐八年也

卷十七

取鄆〈注〉鄆魯邑○按魯有兩鄆此鄆本莒邑魯奪取之非後文公居于鄆之鄆也注直言魯邑雖據何休之說實非

執齊慶封殺之〈傳〉慶封封乎吳鍾離○按左傳吳封慶封於朱方公羊吳封慶封於防此作鍾離漢書地理志九江郡鍾離注應劭曰鍾離子國後漢書郡國志吳郡丹徒春秋曰朱方從穀梁則地在淮南從左傳則地在江南

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以外及內曰暨○按杜注左傳謂燕暨齊平是承上冬齊侯伐北燕之文也穀梁謂外及內是起下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之文也然經自昭元年以來齊魯並無彼此侵伐何緣此年與齊平乎春秋固有隔年連書者隱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是也

蒐于紅〈傳〉置旃以爲轅門〈注〉周禮通帛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按周禮司常通帛爲旜作旜字旜旃音義並同鄭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又按掌合設車宮轅門鄭注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此注卬字卽仰字也又按大司馬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此傳云置旃少不同耳

〈傳〉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注〉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按此傳與小雅車攻所言若合符節取禽三十則車攻所謂大庖

不盈也故自習射於射宮以下毛公卽取是傳爲說
疏艾之爲防則逢蘭同薪故舉以包之○按刈蘭以爲防猶言
刈草以爲防蘭是草中最貴故舉以概百草耳大司馬中冬教
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詩傳直
曰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是其說也
疏馬倏蹄舊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倏與范注亦合
耳○按疏非也單言一馬何慮後蹄不倏前蹄乎此卽車攻所
謂我馬旣同毛傳云田獵齊足尙疾也亦卽車攻所謂四黃旣
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者也指四馬疾徐步驟如一故曰倏蹄
葬陳哀公傳不與楚滅閔公也○按公字無謂疏旣明曰閔陳
之滅故書葬以存之推尋文義則知傳原文是閔陳也因各本

皆然未改
叔弓如宋葬宋平公注痤之罪甯所未聞○按公穀通例君失
德不書葬此大謬也范氏於此蓋亦深疑其謬楊疏乃何欲調
停其說
卷十八
蔡侯東出奔楚傳東國也何謂爲之東也云云○按左氏經傳
及公羊俱作蔡侯朱是也楚聽讒人之言脅蔡出朱而立東國
此奔楚者朱也二十三年朝於楚而卒者東國也穀梁誤以爲
一人因後書東國卒於楚疑此出奔卽其往楚之日春秋惡惡
固有貶絕之文要未有卽人之二名去其一字以爲貶者鄭寤
生嘗拒王師經未嘗稱鄭伯寤卒也楚商臣嘗弒君經不稱楚

世子商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傳道義不外公也○按昭既出奔季孫恣肆必無代公致廟之事經書至自齊至自會至自乾侯皆特筆以存君臣之大義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穀梁之說甚精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傳疏不入魯有三文○按以理推之前此齊侯唁公于野井及高張來唁公不過弔不入國都而已公猶在魯地至荀櫟唁公于乾侯本屬晉地直是弔公不入魯境也傳雖同言不入魯亦自有淺深存焉

卷十九

劉卷卒傳賢之也○按景內諸侯春秋例不書卒其嘗同會盟來赴者則書之不關於賢不賢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傳君不爲匹夫興師疏其如殷紂之罪被所不盡云云○按此數句不成文義必有說脫但各本皆然無可考正疏意當云至於殷紂之罪毒遍四海所誅斬不能盡書耳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傳未失其爲弟也○按辰之奔陳猶可曰爲仲佗石彄所脅迫也此年入蕭以叛經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豈非罪之魁乎據地叛君而猶曰未失其爲弟此何說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按上年十二月公圍成傳曰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傳意必以公用大眾攻圍邊邑故此年春齊侯即次于垂葭矣穀梁經脫衛侯故如是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補〕
不達此義○按穀梁之失此條爲最大有害於名教經既書曰
納衛世子蒯聵雖本據晉人納之之辭然不去世子可云不應
立乎就使蒯聵負罪以出義不當立在輒斷無拒父之理范氏
引江熙說直糾傳失是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
按吳本子爵而僭王與楚同惡春秋書其君以本爵固是尊王
之義亦緣其時所僭名號止施於其國之臣民至與諸國會盟
諸國自稱其本爵也是以春秋於二國之君書其卒不書其葬
卒從赴告史官筆之於策可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葬必舉謚
而從其本國臣民之稱若從其稱則必曰葬楚某王葬吳某王
矣義不可書故削而不錄尊王之大義然也至如會盟侵伐其
君親行經即書曰楚子吳子並無義例黃池之役吳子自恃强
大與晉爭衡非實有尊周之善也夫子何所取而進之乎且經
書吳子屢矣柏舉敗楚季札來聘經皆書曰吳子豈俟此會而
始進乎哉

西狩獲麟注〔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按左氏公羊雖
其說不同然皆以獲麟爲異故左氏有不祥之文公羊記道窮
之泣穀梁家獨以爲引取之後儒文成瑞應之說遂起於此夫
麟而見獲尚何瑞可言乎誣矣

傳故大其適也注〔非狩而言狩○按經書狩自是魯君行狩左

傳謂西狩於大野是也麟雖見獲於微者緣西狩而始獲故經據實書之公穀二家俱謂爲獲麟大之而書曰狩說經愈曲而愈迂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五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